

这是老天爷赐给中国人的动人爱情故事；
他和她的爱情令整个世界屏住呼吸；
人类全部的希望，就在于一个字——爱。

当代优秀励爱小说

非典型浪漫

徐德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非典型浪漫

徐德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讲述了“非典”时期一位从事非典型病毒研究的女研究生“浪漫至死”的爱情故事；为了控制“非典”的蔓延，她与前后两任男友先后蒙难。本书所述故事既是一曲爱与生命的悲歌，也是一段抗击“非典”的铭心记忆。

本书封面贴有清化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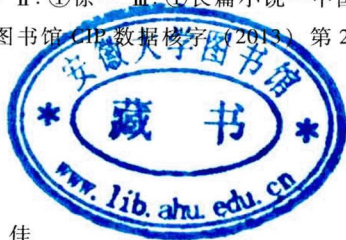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典型浪漫/徐德新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4106-2

I. ①非…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0313号



责任编辑：刘 佳

封面设计：王文莹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1.75

字 数：166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500

定 价：26.00 元

产品编号：055016-01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初遇	5
第二章 暗箭	10
第三章 困难	14
第四章 失望	19
第五章 约会	23
第六章 冤枉	28
第七章 拯救	33
第八章 承诺	39
第九章 伯乐	44
第十章 课题	48
第十一章 真相	52
第十二章 病毒	56
第十三章 风波	62
第十四章 进京	66
第十五章 追寻	69
第十六章 情书	75
第十七章 考验	79
第十八章 暂停	95
第十九章 拜访	100

第二十章 调查	104
第二十一章 饭局	108
第二十二章 斗酒	112
第二十三章 兜雪	116
第二十四章 重逢	119
第二十五章 询问	124
第二十六章 疗养	132
第二十七章 夜话	137
第二十八章 责任	143
第二十九章 事故	149
第三十章 活着	154
第三十一章 归程	159
第三十二章 守望	166
第三十三章 回家	172
第三十四章 献身	177
第三十五章 葬礼	182
后记	184

引子

谈恋爱也要像搞科研，不能感情用事。这是夏大雪同学的名言。

姐妹们经常拿这个话笑她，叫她“女机器人”。

夏大雪却不在乎。她是一个把自己的内心封闭得很严的女生，十八岁以后一直没交过男朋友。大学几年里，她是“禁止谈恋爱”的积极拥护者和实践者，所有跃跃欲试想征服她的男生最后都碰了壁，大败而逃。现在上了研究生，姐妹们本以为她会撕下她那油盐不进的标签，开始补偿自己逝去的青春岁月，可是没想到她的恋爱观跟着学识一起升级，从政策层面拔高到了科学层面。

“她呀，只会和书本谈恋爱。”每当有新的勇士向夏大雪的姐妹打听她的消息，姐妹们都会这么回答他。大雪目前正在广州的一家研究所读书，跟随一位著名老科学家从事动物病毒学方面的研究。研究所与她上的大学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彼此之间的联系却不多，因此，这里的人们并不知道她当年“不谈恋爱”的壮举。假使有不死心的男孩继续缠着姐妹们问东问西，她们只好回答说：“她就是个女机器人，你愿意和机器人谈恋爱吗？”男孩们也只得作罢。

大雪从来不责怪姐妹们这么说她。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与仪器设备打交道，说是半个机器人并不为过。重要的是，那样的名声传出去，等于替自己挡住了许多蓄势待发的丘比特之箭，减少了受伤的危险不说，还省下许多时间，自己可以专心致力于学业。不过，姐妹们说归说，她们其实一直在暗中替她物色优秀的男生，一旦时机成熟，就让他们冲锋陷阵上去，用他们炽烈的爱情之火熔化掉她那铁石一般的心。她们坚信，总有一天夏大雪会打开她感情的闸门，毕竟她马

上就要满二十四岁，再等半年多就要研究生毕业了。

“大雪，你可不要读博士，那样会嫁不出去的哦！”姐妹们有时候也和她这样开玩笑。

“嗨，那我就嫁给自己吧！”她总是这样轻描淡写地回答。

2002年11月下旬，广州还远远没有呈现出冬天的模样。从南海吹过来的湿润的海风一点儿也不刺面，它们轻轻拂过人们的脸颊，带给人们春天般的温熙感觉。亚热带植物狭长而阔大的叶子，也还是绿绿地生长在树梢，随着海风吹拂“哗啦啦”歌唱并热烈地舞蹈。只要穿一件长袖衬衣，最多再套一件薄薄的羊毛背心，人们就可以惬意地出门了。即使偶尔来一场阵雨，空气中瞬间涨满湿漉漉的味道，气温也不会下降太多，不用担心受风着凉。

夏大雪把仪器、电脑等收拾好，带上实验室的门。她又有半年多没回家了，今天是周末，未来两天研究所的事情也不多，她准备回家看看父母和哥哥。她的祖父是湖南人，在一家乡级农科站当了一辈子的小技术员，对农业科技情有独钟。她的父亲比祖父争气，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农业大学，并成功地在广州附近的小城番禺安顿下来，娶妻生子，安家立业，完成了家族赋予的“鲤鱼跳龙门”使命。她哥哥出生那天刚好是农业节气中的“小满”，祖父一高兴，就给哥哥起名小满，符合他们家“小富即安”的传统，一家人其乐融融。等到她出生，又恰逢“大雪”节气，她父亲继承祖父的遗志，给她起名大雪。除哥哥有点不乐意、觉得他们名字中间的“大”“小”两个字应该互换之外，其他人都觉得好。她哥哥比她大十二岁，虽然当时有了表达意见的能力，但还是没有改变祖传家规的勇气，一直没敢管自己叫“大满”而管妹妹叫“小雪”。夏小满没有继承祖先的优良基因，本来对读书就不感兴趣，更别说枯燥无味的农业科技了，相关的书页课本看都不看一眼，令父亲大失所望。好在夏大雪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对农业科技还似乎兴趣颇高，大学本科读的就是父亲当年的母校，还更上一层楼，跟随德高望重的王老院士读上了研究生，父亲终于松一口气，卸下了背叛列祖列宗的心理包袱。

夏大雪来到王院士的办公室前，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很简陋，满头白发的王老院士正弓着身体靠在办公桌前，盯着电脑屏幕凝神静思，桌下地面躺着一大堆烟头。大雪走过去把王院士手里还未抽完的半截香烟夺下来掐掉，轻声说：“教授，您忘了师母的吩咐了？”

王院士没有转头看她，两根手指配合嘴巴做了一个习惯性抽烟动作，长吐一口气说：“从你记录的数据来看，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病毒已经转移到了果子狸身上。”由于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他这么说着的时候，脸上的皱纹一颤一颤，仿佛随时要掉落于地一般。

夏大雪明白王院士的话意味着什么。自从两年前跟随王院士攻读研究生以来，她一直在追踪一种被王院士命名为“非典型”的新型病毒。现在王院士下了这样的结论，说明自己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两年来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不过，这小小的成就并没有让她觉得多么高兴，恰恰相反，她却突然感到了一丝隐忧。因为王院士早就告诉过她，那种未知的新型病毒对人类来说非常致命，而果子狸目前又正是许多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所以，一旦王院士刚才的判断是真的，近期内将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传染病，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呢？”夏大雪一边打扫着地上的烟灰，一边小声地问王院士。她知道，以他们这个研究所目前的能力，要深入研究“非典型”课题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人员、资金、设备短缺不说，最关键的是果子狸还不是国家保护动物，他们并没有权力要求别人不去品尝那小家伙的美味。烟灰掠过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其中有一些碰到桌腿后飞扬起来，给空气中混入了几许轻微的不安。

“呃，你好像比我还着急。”王老院士又凭空吸一口烟，颤巍巍地说，“科研这种事情，拖不得，也急不得。”他太了解夏大雪了，这姑娘做事认真、严谨，一旦认准了就会坚持到底，唯一的不足就是欠缺经验。只要假以时日，她一定会在科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老院士深信自己当初没有选错人。

听到王院士这么说，大雪就准备提自己想休假的事情。不过一转念，她还是

有点不放心的说：“可是教授，就凭现在的条件，我们恐怕真的来不及……”

王院士这回不等她把话说完，打断她说：“我正在考虑向部委汇报有关情况，寻求国家的支持——这样吧，明年你的毕业论文就开这个 TOPIC……这两天你就先回去陪陪你父母。”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做出要吸烟的样子，手指到了嘴边才发现烟已经没了，他只好咂巴了一下嘴，笑起来补充说道：“代我向你父亲问声好”。

王院士说到论文，意味着自己研究生毕业只是时间问题，大雪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她刚想说句谢谢，王院士却忽然转过身来，拿手指指着她，神情严肃地思索着说：“你顺便准备一下，有可能，很快就需要你去北京出差，向部委申请拨款”。

北京？听到这两个字，大雪的心脏不禁“咯噔”跳了一下。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姑娘，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本省。对于她来说，“北京”原本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但是自从高考以后，那两个字却变成了一个酸楚甚至痛苦的符号。那个曾经给她希望也让她绝望的城市，已在她的心底尘封多年。多年以来，她努力压抑自己的情感，想彻底忘掉那一段惨痛的青春记忆，竟然刻意逼迫自己不说、不想、不去关心，甚至都不愿意听人说起那个城市的名字，但是今天，埋藏心底多年的伤疤被自己的恩师无意中揭开，看来她只能再次选择默默承受。

“难道，研究所真的就不能支持一下我们么？”她有点心存侥幸地问，想着最好还是不用去北京。

“别指望所里，他们不添乱就算是烧高香了。”王院士叹一口气，拿手指重重地敲着桌面说，“这件事情只能靠我们自己。”

“哦，好的，教授。”大雪心情复杂地回答说，“我会尽快准备好的，有需要您随时通知我。”

“我只说一句话，形势很严峻，任务很艰巨。”王老院士停下敲桌子，认真地看了她一会儿，又微笑起来问道，“你有没有信心？”

“保证完成任务，”她也笑了起来，“向毛主席保证。”

第一章

初 遇

夏大雪走出检票口，看见了一块写着自己名字和单位名称的牌子，一个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小伙子举着，正在朝着出口这边张望。她连忙紧走两步，对小伙子挥挥手说：“您好，我是夏大雪。您就是杨主任吗？”杨主任也是王院士的一个学生，正在部委机关任职。一决定下来让大雪到部里去汇报有关情况，王院士就给这个多年前的学生打了招呼，让他务必关照一下他的小师妹。看起来杨主任人真不错，还亲自到火车站来接她。

小伙子收起牌子，有点腼腆地要伸手和她握手：“你叫我小陈好了，杨主任临时有事，派我来接你。欢迎你来北京。”大雪正准备大方地伸出手去，小伙子却一把接过她背后的包裹拎在手里。包裹往下一沉，小伙子意外闪了一下腰。他接着自我解嘲似的说：“你还蛮有力气的。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大雪轻笑一声，觉得并没有想象中在一个陌生地方与一个陌生人初次见面的紧张不安。眼前这人虽说不是杨主任，但他好比火车停车前减震器带来的一个缓冲，会给乘客减轻不少的惯性撞击力，她也是很受用的。包裹里除了王院士准备好的厚厚一沓果子狸解剖实验数据资料，就是她临上火车前在广州火车站买的方便面、水果罐头等食品和土特产，她几乎一点没吃。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天一夜，脑袋里又一直分析思考着实验数据，使她看上去免不了有些神情憔悴。不过这憔悴却掩盖不了她的天生丽质，反而平添了几分妩媚，让一个大小伙子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美，以致他反倒有点忐忑不安了。

“谢谢你！”大雪不好意思地说，“我是第一次来北京，从小做梦都想来北京

看看呢。你就是北京人吗？”两人边走边聊。清晨的北京西站人不多，并不拥挤，他们可以从容说话。

“我是湖南衡阳人，跟你是一个方向，离你那里也不远。”小伙子反问她，“这么说你是广州人咯？”

大雪听他说是湖南人，似乎离她祖籍还很近，心里不觉又亲切了些，轻声说道：“我是番禺的，不知道算不算广州人”。

“我知道有番禺那么个地方，好像就是广州的一个镇吧？我的一个大学学弟就是那里的。”小伙子把包裹背上肩，接着笑道：“你还很谦虚，不像其他人一上来就标榜自己是大城市的——再大能大得过北京吗？”

大雪也笑了，扭头看着他说：“看上去你应该比我大点，我还是叫你陈哥比较好”。

“别、别，”小伙子急忙摆手说，“我叫陈潇，风潇潇的潇，你就直接叫我陈潇吧！不用那么客气。”

大雪说声“好的”，想起自己父亲的名字就是潇湘，其他叫什么什么“湘”的湖南名人也很多，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喜欢那么起名字，难道是因为要让别人知道他们以出生在湖南为骄傲？猛地又想起另一个人的名字与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觉心里一紧，一时无语。

陈潇忽然说：“你的名字很好听啊，很有诗意。难道是你出生那天番禺下大雪了吗？”

大雪从小到大还没见过下雪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下大雪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出生那天赶上了大雪节气，父亲懒得动脑筋，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我倒希望下雪，越大越好。”

陈潇有点兴奋地说：“这么说来你快过生日了？北京也快要下雪了，到时候我开车带你上街兜风看雪景，保证很好玩儿。”大雪听他说兜风，不禁一乐，转念一想自己又不是来北京玩的，轻轻说声“谢谢！”不再多话。

那陈潇见她话语少了，以为是她身体疲劳所致，对她说：“你住的宾馆我给

你联系好了，就在我们单位旁边。以后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直接找我就行。我现在带你去宾馆休息。”说话间，两人已走到地下停车场一辆半新不旧的小汽车旁边。陈潇把包裹塞进车后座，然后打开右侧前车门说：“上车”。夏大雪犹豫了一下，想是不是应该坐在后面，但一转念还是从前面上车坐好了。陈潇已坐在驾驶座上开始打火。这是一辆暗绿色的北京产吉普车，大雪刚才看见车门上有几块金属漆已经剥落，露出了黑色的铁皮。陈潇说：“我车技不好，你坐稳了。”大雪连忙伸手拽住车门把手，陈潇“嗖”地一声打着火，车子“咣咣咣”地抖了三抖，稳稳开出。大雪看见两旁的柱子迅速地往后倒退，想小伙子并没有说实话，他的车技一点也不比研究所的司机师傅差多少。

“对不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见车已经到了大街上，她忍不住问道。

“我是部委机关的，就是一普通财务人员，同时兼任司机——我们科就这一辆车。”陈潇回答道。吉普车轻柔地拐几个弯，很快融进长安街的滚滚车流里，就像一滴水融进长江那样瞬间不见了踪影。车子经过中华世纪坛的时候，大雪透过车流间不断跳跃的缝隙看到了那个在电视里曾经见到过的雄伟建筑，心情忽然一阵轻松，心想一定要抽时间来这里转一转。这时陈潇对她说：“哪天有空，我带你来这里好好瞧瞧，到时候与你现在这样走马观花似的浏览肯定感觉不一样。”

“谢谢陈哥。”大雪想这陈潇还真是善解人意，心里一激动，早把他让她直呼其名的事忘记了。

虽然车多，好在长安街上并不怎么堵，暗绿色吉普半个小时左右就开到了宾馆。小陈联系的这个宾馆其实就是部委的招待所，条件一般，价钱也不贵。他们到达宾馆的时候，客人们大概刚刚起床，许多人都在门口的公共水房洗脸刷牙。小陈对大雪说：“你看看，这些人都和你一样，来找部委要钱的。”大雪心里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找部委要钱的？”小陈笑笑说：“杨主任都告诉我了。”大雪想他连自己的真正使命都知道了，看来杨主任真没把他当外人；又想这么多人都来找部委要钱，不知道他们的项目重要到何种程度。

小陈把大雪领到二楼房间，说：“这就是你的房间，是个单间。你先在这里

休息，我去单位跟杨主任说一声，看看他怎么给你安排”。大雪问这房间多少钱一天啊？小陈想了想说：“五十，这是附近最便宜的了。”大雪又问：“我刚才看到地下室好像也可以住人，那里是什么价钱？”小陈有点吃惊地看着她说：“那里条件很差的，你一个女孩子，住那里恐怕不方便。”大雪说：“没关系的。我们科研组经费紧张，我也不知道要在这里住上多久，能省就省一点。你还是给我换过来吧。”小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找服务员去了。

大雪自己拎着包，沿着有点昏暗的楼梯走下地下室去。楼梯很窄，刚刚容一人通过，好不容易下到底，又拐了几个弯，终于通到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两旁一扇扇门，有的紧闭着，有的微开。大雪看到有些房间里的床铺似乎还空着没有住人，就放下心来了。过道尽头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是一台不大的彩色电视机，有几个男女正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早间新闻。新闻正在播放战争画面，以坦克作掩护的美国士兵与躲在建筑物里的伊拉克狙击手互相射击。大雪想都什么年代了，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冒死打仗？小时候谁要是和自己有了争执，自己肯定都会很大度地让着对方，从不与人计较，更不用说打仗了。又想起中学时曾经听过的一个男生总结的“女人伟大”的话，觉得还真是有点道理，男人们之间为什么就不能互相大度些呢？

正胡思乱想着，小陈东张西望地走过来，看见了大雪说：“你怎么自己就下来了，让我好找！”小陈视力不大好，戴着眼镜，加上地下室灯光昏暗，因此到了电视机跟前才认出大雪。大雪说：“我先下来看看。这条件也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差，比我住的宿舍好多了。还有房间吗？如果没有，麻烦你给我再找一家，还是要地下室。”她没好意思说自己读研究生住的还是楼梯宿舍，怕给研究所丢脸。小陈说：“刚好还剩一个床位，双人间的，另一个床位已经有人了，是个老太太。你要吗？二十块钱一天。”大雪点头说：“行。”地下室条件差是差了点，但起码有人作伴，比自己那楼梯宿舍不知要好多少倍。

房间里那老太太不在。房间不大，一边一张单人床，床头中间摆了一张不大的柜子，而过道刚好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局促是局促了点，不过床上的床单、

被褥、枕头等看着都挺整洁，墙面、地面也很干净，符合大雪的心理底线。她环顾了一圈说：“这里挺好的啊！”小陈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应该住星级宾馆才对。”大雪笑着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你这样的说法。你是不是说，要是人长得丑，都没有住宾馆的资格了？”小陈摸摸脑袋说：“跟你开个玩笑。”

看大雪安顿得差不多了，小陈说：“你就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我该去上班了。杨主任有什么安排，我随时通知你。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吧。”大雪把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小陈。小陈接过去，很认真地装在钱夹里，对她说：“宾馆有餐厅，你快去吃点早餐”。大雪从包里拿出两盒荔枝罐头递给小陈说：“谢谢你啊陈哥。我也没带什么好东西，这是我们家乡的土特产，你拿着尝尝吧，味道还是不错的。”陈潇坚持不要，走了。

第二章

暗 箭

大雪出了宾馆，一个人在大街上随便走走。没下火车的时候一直觉得困，等真的躺到床上的时候反而睡不着了。既然杨主任说了让小陈与她联系，自己也不好贸然去找他。不知道杨主任与王院士关系到底如何？会不会真心实意地帮我们？帮又能帮到什么分儿上？这些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也只能暂时搁在一边不去多想，就等着小陈的电话吧，自己索性先好好欣赏欣赏北京的风景，以弥补刚才隔车观望的遗憾。她昨天出发的时候，广州还是气温二十多度，今天到了北京，气温竟然零下了，差别实在太太大。这是十一月底的北京，街道两边高大的法国梧桐光秃秃的，看不到一片残留的叶子。有些枝丫硬生生地伸向半空，在寒冷的空气中倔强地站直了俯视过往的行人；又像一个初学素描的学生随意涂鸦的几笔，故意把一棵树画得不像是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和卓尔不群。街上的行人呢？大部分都裹紧了大衣，缩着脖子，有些妇女还在脸上蒙了一层薄纱，行色匆匆地赶路——好像害怕一旦停住脚步，自己的身躯就要被冻成一座街头雕像，再也化不开。她张开嘴巴呵一口气，浓重的白雾从嘴里冒出来，暖暖的贴着鼻尖往上升腾，顷刻间就变得一片冰凉。果然是“呵气成冰”。

一辆公共汽车停到跟前，车上下来一队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一个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连着衣服的帽子遮住整个脑袋，只露出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我昨天看天气预报，广州那边气温还有二十度呢。”一个女孩对同伴说。“多好啊！还可以游泳。”旁边的同伴羡慕地附和着。另一个男孩接过话头说：“我敢打赌，不出三天北京就会下雪，你们信不信？”“下雪了，你就可以拿雪球打我们啦，

是不是？”先前那个女孩呵呵笑起来。“还可以到湖里去溜冰呢！”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笑着，有的还边走边做出掷雪球和溜冰的造型。大雪以前只在电视里看到过堆雪人、打雪仗以及溜冰什么的，一直没有机会亲身体验，这时候听到孩子们生动有趣的议论，心想不知道自己这次运气如何，能不能看到北京下雪呢？到时候即使没有人打雪仗，自己一个人在雪地里或者冰面上走一走也好。一抬头，忽然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跟着孩子们走到了学校门口，方才回过神来，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

走了十多分钟，大雪渐渐感觉到寒气穿透了毛衣，正在慢慢咬噬着她的肌肤，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这咬噬就像文火攻身，等躯体有了知觉，早就疼痛得不行了。她赶紧往回走，心想北方的寒冷果然名不虚传，今天算是体验到了。下火车之前她就穿上了毛衣，一直到宾馆的路上都没怎么觉着冷，按理说时间越早气温越低才对啊，难道是小陈的一路陪伴使自己无暇顾及？想到小陈，觉得这小伙子温文尔雅的，隐约感到跟他似乎很熟的样子，身上果然暖和了许多。

回到地下室的房间，同屋的老太太已经回来了，正坐在床上低头看报纸。大雪叫一声“阿姨好！”老太太抬起头，上下打量大雪一番，说：“姑娘你今天刚到的？”大雪说“是”，一边看老太太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样子，一边想她不会也是像我一样来“跑部钱进”的吧？一边心里又开始打鼓，人家都是余太君上阵了，自己看来任重道远。老太太说：“瞧瞧你身上的寒气，没事不要在外面跑，很容易感冒的。一看你就是南方来的，就穿着件毛衣，北方人早都穿羽绒服了。”大雪想这老太太心肠还挺好，一眼瞥见她手里报纸看的是广告版，寻人启事的栏目，心想她莫非是来北京找人？听她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又不像是外地人，不便多问，对老太太说一声“谢谢您！”拎着水壶去打开水。打来开水给老太太倒了一杯，又自己泡一碗火车上剩下的方便面，当早餐吃了。看看表小陈已去了半个多小时，该给杨主任通报我到了的消息了吧？一边寻思着，一阵困意袭来，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那老太太拽过被子，轻轻地为她盖好。

小陈单位所在的三里河地区，是北京最大的部委机关聚集地。如果说中南海

是中国的大脑，那么这里就可以说是中国的心脏了。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建设部、林业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关键部门，包括小陈大雪他们所属的那个部委，都拥挤在这片方圆几公里的城区。每天，在这片心脏区域上下班的部长、副部长、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等头头脑脑，少说也得有上千人。国家精简机构最严厉的那段时期，民间流传着关于下岗干部数量的一则民谣：“部长一走廊、局长一礼堂、处长一操场。”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指的是杭州，才子风流、商贾云集之地，只是这人间美景比起京城的官场之盛来，怕是小巫见大巫了。“冠盖满京华。”到了21世纪初的北京，实际上指的就是天安门往西约五公里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景象。当然，如今的京城老百姓是看不到冠盖的真正模样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数不清的各种高级小轿车，威风凛凛地钻进钻出那一幢幢高大气派的办公楼下。

被王院士委托关照夏大雪的杨主任，在他们那个部委里是个可有可无的闲职。这杨主任早年师从王院士，读过两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这个部委工作。杨主任一生谨慎，没犯过什么大差错，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丰功伟绩，五十多岁了才凭一把年纪的资本捞了个主任的头衔，实际上什么事也管不着。他多年来与王院士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虽然说同在一个系统工作，联系却几乎没有，实在谈不上有多深的师生情谊。那天上午接到王院士的电话，客套一番后听明来意，心想这事不靠谱，嘴上还是答应一定尽力帮忙。下午就接到处长的命令，说最好别掺和进这件事里，处里自有安排等，已知王院士的希望基本落空，遂把接待大雪的任务交给了小陈，叫他随便哄哄她就让她回去。

原来大雪离开广州登上去北京的火车没多久，研究所苟所长很快弄明白她是去请杨主任帮忙向部委申请拨款用来深入研究“果子狸新型病毒”，于是一个电话挂到了处长那里，说王院士的动机不纯，杨主任要是帮了他，研究所以后还怎么运行等。处长一听说又是来要钱的，本就头疼，等明白过来研究所根本不支持后，乐得借坡下驴，赶忙命令杨主任不得造次。现在杨主任只等大雪打道回府，然后给老院士去电表明歉意，算是交差。因此，早上一上班听小陈说大雪已到，